天方至聖實錄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一

遷都三年至四年事實

遷都三年、辛酉三月、勒比尔立教遲立○東曆二月蘇福揚兵寇黙底納聖命士擊之于色威格大敗還

蘇福揚古來氏之長也、武勇超衆忠義得人善買人以財貨托之、金至百萬賈于沙牧子母分毫不苟、通國重之、嘗戒古來氏及二氏人毋傷穆罕黙德、有與穆人爭角者、輒解釋之迨聖師至百德里力勸厄卜折害勿與戰、

不信至于喪師、又自悔其未親臨戰陣、以致敗亡、復恨穆兵太烈、致古來氏文武無存、及歸塁克兒諸親友、喪軍之家、婦兄無依、啼飢號寒者、比家比戶、及欲歸結其財貨、多係無主、心實怏怏、二氏入覘知其意、會同古來氏及通城好事者、來說蘇福揚曰、君爲古來氏之尊長、合城之司命也、人之所恃以生存者二、財與顏面也、百德塁之辱、顏面全喪、財貨何用、君當爲吾人復仇、不則經營亦從此止

矣、蘇福揚曰、彼以道德、我以武勇、非敵也、遂曰彼以兵勝吾、未嘗以道德勝吾也、蘇福揚曰彼曾三致書與厄卜折書折書不聽而今又何尤、衆曰、君其偏黨也、彼言一挺可撻吾萬衆、則渺視吾黨克也、君不在渺視中乎、君能爲吾人復仇、即墨克之主、百世之所仰戴、也、不則仇怨從君起矣、蘇福揚爲衆所逼、蔡亦好名喜事之人、遂立、身曰吾願以二百里猻黙底納殺穆罕黙德、爲諸公復仇、衆大悅

蘇禄二百壯軍、以是月初旬出墨覺恩熱底納、距十五里下營、地名巴咸格、夜營中火發、具多焚、衆謂不利、欲還、蘇禄揚曰、豈有一經卽反者、師復進、聖人早命二輔士往說彼順、且曰、不言道理、何以兵試也、再三往說不從、聖命覘其二百人、亦以二百對之、蘇禄揚大敗、聖命追之、其輜重什物盡棄之而還、十二首人無損、蘇禄揚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四月、勒比而立阿斥、小○東曆三月誅克尓卜

克尓卜、名厄什勒伏、原自尼納足尓人、居黙底納、雄勇亳富、為適國冠、陰為納足爾使往墨克會兵征黙底納、歸聖覺𠷣門弟子曰、誰能務以道、而使彼順色里墨子對曰、弟子願往、聖人曰、此人才辦過人、萬夫莫敵、汝勝任乎、對曰、弟子善誘之、不則以計擒之、色里墨出、訪知克爾卜已歸家、乃帶二勇士為使、授以計、竟至克爾卜家、請見克爾卜、出、卽曰、朋于近從穆罕黙教有諸色里黙、因然曰、不能

古教、而從彼教、何也、色里墨閣其言不遂[illegible]曰、覺此再言、且救吾急、二友有急求貸于吾、予無拱、轉貸于君、君如允、有戰甲為質、克商卜最愛穆人之甲、喜諾、色里墨佯言歸第取尹、克而卜送出、克素愛潔、以美香膏髮、色里墨佯為臭、曰何處美香、生平未之聞也、克爾卜笑。曰吾膏髮之香也、色里墨就其頭嗅之、讚曰、仙香也、呼二使鬪之、遂緊捉其髮、殺之、聖命號令于市、為私通叛逆者警、

八月、拾而那 東暦七月○納哈甫娀以女鑑穆庫立蘇木妻歐思茫

先是歐盟爾有女、名哈甫娀、賢淑冠國、多士求之不許、意欲妻歐思茫、歐思茫不受、請命于聖人、聖人曰、待命俄頃、自爾衣勤降、諭曰、貞主有命、以此女妻貴於歐思茫者、以冀於此女者、妻歐思茫、貴於歐思茫者、聖人也、貴於此女者、聖人之女也、因奉命於是月、納哈甫娀以女鑑毌庫立蘇木妻歐思茫、歐

泄原配聖之次女、卒於百德里歸師之時、此乃續配聖之第三女也、

九月、勒黙黙齊川○東居八川蘇福揚再冠黙底納聖以師陛之于畏侯的山靳其大將數十負卒數千蘇福揚敗還擄獲駝馬萬計、牛羊數萬車仗什物無筭

先是古來氏兩次敗績、一厄卜非告敗于百德里一蘇福揚敗于色威格恨入骨髓、蘇福揚領二百敗軍、無面目復入墨克野宿郊外、

嬰克宮庶頭勝來慰之、曰宰雞用駝刀事乃必克、今吾人兵糧不給、難以取勝、須加倍財貨與君、再買沙牧待秋月歸來、以所得之利募兵、進粮、然後出師、點底納可下、穆罕默司擒也、蘇稱揚喜、即帶二百軍、押解財貨往沙牧、至八月歸來、計得利黃金五十千兩、相與計日、必趣其齋月往征、必克也、於是選才振尤得上將百餘、壯軍三千、又得募兵二千、三氏富家助甲七百副、馬五百匹、駝三千頭、于

九月初旬出師、蘇祿揚親軍以鎖伐洼掌中
軍、咯立得與爾克立巒爲左右翼、誓師曰、今
日之出、報爾敗之仇也、汝衆當念百德里之
辱、而與之戰、無有不力矣、抵祖立候來塼安
營、偕至黙底納、聖人嘆曰、如此背事兵卿命
衆士防禁門、謹出入、是夜聖爰披甲執劍策
牛由脊背下、劍缺占之、甲黙底納城也、宰隹
殺從人也、由脊背下敵人之大將傷也、劍缺
家人有損也、聖人曰、吁、主命也、且未可與戰

是日主穆爾拜後敵信適至若不出禦則敵臨城下矣衆士踴躍于戚格爾拜後出城扎營先拒險要望見衆士出不得已亦出但諭謹守險要不可與戰衆士懇請出營挑戰望人曰從未有奉命行[illegible][illegible]過慮而目事與戎者衆對曰彼之不善也言際敵人戰書至明日決戰衆心大悅對曰若待後日吾等力倦矣請望答以明日決戰望人嘆曰主命也何敢違申諭衆士曰汝等雖勇甚勝不能推

過、但賊陣有法、進退有方、不依紀律者、死無、恤、眾大呼應曰、願得陣亾功、計其軍士、僅得一千、聖默籌良久、復發回三百守城、以六百、分左右中三隊、以一百隨身、是夜下營二老川、明日昧爽、晨禮畢、聖諭眾士、移營巢峽的、背敵安營、向敵排陣、命祖祝擺爾領五十弓箭手、埋伏兩泉山旁、待敵敗至、發之、是日蘇祁揚分兵三隊出陣、自領一百弓箭手立山頂、指麾三軍、聖人執劍、呼曰、誰能任此斬寇

奪旗額卜都查納接劍、兩陣相交不移時、斬寇將數十員、蘇兵大敗、哈立得與爾克勤墨鎖伏洼三陣旗主俱逃、向兩泉山來、祝擺爾伏爾齊發、哈立得爾克勤墨死、鎖伏洼脫、蘇福揚見穆兵勢勝、急佯呼穆罕黙德死矣、不必與戰、蘇兵鬪之氣雄、穆兵鬪之膽落、鄯致傷穢聖自領四十輔士、安營不動、忽飛彈至、擊聖齒傷、額卜都查納急保聖、登兩泉山頭、聖見衆士多亂、挺身示衆、曰吾現在此、何愄

亂、衆見聖在益起驍勇、翻身殺出、恰遇蘇福揚、蘇福不能敵、且敗且呼曰、今日之來、報兩敗之仇也、穆士懸聲曰、今日且三敗矣、蘇福揚大怒、呼曰、誓必來年會兵也、衆欲追殺之、聖急傳勿追、曰、此人尚有後望也、命爾里呼之曰、此後帶幾學人來講理、強于用兵也、蘇福揚敗還、是役也、殺敵將七十餘員、軍卒三千餘、獲駝七千、馬二千餘、騾驢一千餘、牛羊八千餘、錙重什物、不計其數、聖軍損大將七、軍

卒六十有三

韓澤陣亡

韓澤勇悍極矣、嘗聞聖蹟陣亡功、自謂曰諒我何能獲此功、吾見賊則殺、賊何能於我哉、是日上陣、即斬寇大將數員、遂勢殺入、直透中營、欲擒蘇福揚、立功、被濫合施從後執之、爲衆寇裂殺、獻與欣得、得與韓澤有舊恨、破其腹、取其肝、吞之、不下、復支解之、蘇福揚、敗還、聖命覓其尸、甃之、與其甥哈哲氏子並穴、

聖人為之流涕數日、衆士咸為之悲痛、誓曰、若獲敵人、必以三十人如是償之、因而天赦降云、報罪者、一罪抵一罪、無枉矣、

殯禮

首先陣亡為之殯禮者、韓澤也、殯禮者、衆人代尸拜主、以謝其脫塵歸淨之恩也、首領對尸胸前立、男女同、衆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摹想儀形、全其四讚而已、其餘例與正行禮拜之條例同、禮過一

次、不容再禮。○方禮記別亡至並爲之殯禮
又有至、微其次至者爲其繼至者禮、接續至
于七十陣亡、皆微其先至者爲後至者禮、獨
韓澤未微焉、故時人有謂聖人爲韓澤殯禮
七十次云、○傳者云、聖人一日之間、爲韓澤
殯禮七十次、後賢論曰、非殯禮七十次也、殯
禮無重也、乃爲後至者禮、而韓並蒙其都阿
也、祝告之辭也、記云、當時聖人爲韓澤殯禮
訖、歐盟爾至、欲爲殯禮、聖人止之、曰吾已爲

之禮矣、無容再娶也、

即地而葬

陣亡者皆即地而葬、遷葬可也、數十年後、穆爾偉裳朝、開河、捨希德墳礙路、命遷葬、容顏如生、毫髮無損、

禁哭

聖歸師默底納聚城、陣亡之家、哀哭振天、惟韓澤家寂靜無聲、聖人異之、問其故、韓澤一子一妹、子名租擺爾、賢孝無比、知陣亡之功、

豈偉無量、而父得之、雖哭弟必戚而已、妹鑽裝葉、貞淑冠國、曾隨營、見兒尸、撫痛良久、復自釋曰、兒已早登天國、吾何傷哉、故至是亦必戚無聲、韓澤聖叔也、聖人憐之、衆輔愉聖意、各携眷屬、至韓澤家、舉哀弔慰、由是號哭更有甚者、聖人聞之、曰、夫何至於此極也、哭無得也、母至於號、遂示諭通禁號哭、已而有姉來、問曰、喪子而能忍於哭乎、聖人曰、夫哭人情也、無兒弟勿打頭、抵面、扯髮、牽衣、勿數

亡行、高聲而使人知之也、

是月阿里子哈參生

自去歲色法月尾、阿里與法土默成婚、至是凡十九閱月、生哈參、又越五十日、懷侯腮尼、

十月寒喇尼卜二賊亂伏誅

寒喇乃納直地屬邑、距默底納五十里、邑小而民悍、有惡少尼卜二賊、先從軍墨克爲厄卜折害蠻下卒、有德里遭俘、哀告於聖、曰、俘有數女、乞放歸、聖憐之、縱歸、誓約不再助逆、

不與穆人戰、迨蘇福揚募兵爲鎖伏洼固逼從陣、聖見之、曰汝失約耶、二賊羞慚、逃歸、寒喇民舉之爲首、欲乘虛襲黙底納、纔欲舉行、聖已旋師、聖即傳諭衆士、明日出師、俱用隨征男倈的人、于少時、立月之十六日師行、先至二輔士從諭、招安被殺、聖怒、命爾里圍城、三日民懼、纔厄卜二賊出降、賊求赦、聖曰、三次矣、殺之、寒喇平、順教者無事、投誠者人建丁地稅租、設官守之、還師、

遷都四年（壬戌）二月（色法爾〇東府正月）阿密爾教於木傲潑屠飛勒以兵逆之阿密爾以九十士勝二千兵屠飛勒遁以二木爾為守之

阿密告於聖人曰、木傲涯可教也、聖人曰、彼納直地人也頑劣、阿密爾曰、彼皆弟子屬下也、聖人曰、汝往教之、阿密爾使祝雜木先往、說其長屠飛勒、勒怒殺之、集文武軍兵議曰、穆人將吞食吾國、莫若先兵治之、于是整兵飭武選拔二千少壯、月之下旬、犯北、信至默

底納、聖人呼阿密爾曰、汝知其不可敎乎、阿密爾對曰、弟子不需百軍、可過其來、聖人曰、汝易過之、阿密爾携九十士、問道而出、過逆于滋厄爾、名地、交鋒二日、稱軍一可當百、大敗逆兵、降飛勒道、過穆伏兵、二木爾、跪乞命、割其髮縱之、阿密爾入城、安民、即以二木爾爲守將、擄獲財物、盡賞窮民、其軍器什物、載歸獻底納、

定丁賦

凡異教人、裔人、廣人、居我屬地、必籍其丁、人丁、每丁、上戶四十八錢、中戶二十四錢、下戶一十二錢、錢七兌、每十錢重白銀七錢也、順教則免、婦女如男之半、老幼廢疾無丁、地丁、每畝一錢、又所種一升、升容四斤、斤十八兩、兩準中國二銖、又九銖之二、銖四錢有半、畝縱廣七十尺、尺七把、把四指、指排四麥、爲啓思剌、尺較常尺增一把、每畝棗五錢、葡萄十錢、果實蔬所出取之、多不過一個之半、丁賦

與平什地、什地乃該所出抽其什一、無出不取丁地則不論所出多寡、有無皆依額數取之、

是月勒支爾諾殺聖徒十人，聖遺祖柸爾將兵討之誅逆首、軍民順教者半、討安者半。

勒支爾諾兒之巨鎮、俗尚二氏、性好猾、嘗與穆人吉道多爾、拖根斯總欲請爾洛大學人、來復讎、路遇莫及、今見諸國游地多爲穆人所掠、蒜計部之有朱平得首胡哉祇爾撒首

如死、相爲謀計、來黙底納、求見聖人、告曰、倣地久仰聖教、不蒙聖化、今特懇天差聖光、照我倣鎮、將我愚蒙、導得觴徃、聖人喜曰、美意也、撿弟子中素願倣捨、希德者、阿孫墨爾色等十八人、從之往、補白克進曰、其人奸猾爲性、必有詐也、聖人曰、主命也、歐默爾進曰、當携兵往、聖人曰、十八人已矣、阿孫等至勒支爾、飲道際、吐棗核爲號、十八人皆被縛、胡哉曰、吾非欲殺汝、但欲歸汝衆於蠻克耳、穆衆曰、甘殺、

不歸甕克、阿孫等五人、力掙縛斷、被殺、餘五人械送甕克、甕克逆首色喇法、舊有二子、被阿孫殺於咒侯的陣、伏恨報讐、歷得阿孫首顱、爲酒器、逆軍欲割其首以進、俄見大蟒、蟠護其尸、不敢近、逡巡去、大雨滂沱、漂尸去、不知其所向、野人甕之、至今塚存、名漢塚、都業爾、此名護國墳、逆人械五人送甕克、路殺其三、至甕克、又殺其二、懸首城頭、以羞緬人、過往者、信至、聖人嘆曰、主定不可越也、命祖耐爾統師往討

之、逆者盡誅、二氏之首入爲奴、軍民順敎者、半、討安者半、建丁賦租、祖杯爾使能幹軍士、往盟克盜其尸還、爲逆追迫落尸于地、地忽裂陷之後、人名其地曰、白里爾此云陷也、今塚尙存、將人爲歌訊之、曰、穆士十人登天、二氏全滅、與地捐軀、收財爲奴、爲隸、

三月、物北面土拔默祖、土の東曆三月、祖合邑納、祖爾氏亂、求助於盟克盟克二氏以三十學人來祖合與聖講理不勝、遑兵聖以衛國之隊、邑人順敎二氏滅

納木藏爾頭目爲奴餘從還籍許其載六百駝妻子器用貨財去。餘財及軍什駝馬牛羊悉籍沒、祖山合爾乃默底納之附邑多納祖爾人居、祖人漳、納人强霸、聖初還時、邑人求安、聖久之、戒令卅十殺扶、卅爲不軌、卅助逆寇、既而聽蠻克鎖伏法後、會攻默底納於去年四月、差克而卜往蠻克會盟、歸聖使邑里默誅之、逆衆怒、卽移會蠻克古來氏以數敗計窮、緩之、二氏學人曰、穆人以兵勝、不能以理勝也、蓋

與之講理鎖伏洼曰鄉者百德里之役三教學人皆為所屈被坑柰何二氏曰不可以倒也鎖伏洼曰昔者烏𩿃兒主教之尊宿也不敢與抗且爲之讚說柰何曰吁豈烏𩿃兒比也吾試與校之遂考選學富而才辨者三十人徑赶祖合會納祖爾人復得法𧞤衣朱乎得博學善辯者十人會計致書與聖曰國以兵爭道以理勝吾人惟欲明道天差果以道教人吾地官民望風久矣天差懇以惠光照

臨、吾人則跪門以待聖覽書晒之日以予爲可致也、以予爲可護也、遣爾里往講理、不對、必聖視往、聖往焉、問對竟日、三十八人皆屈、納祖爾人踞地飾兵、兵皆祟毒、欲殺聖、聖早覺、潛歸、爾里率衆輔繼後、聖諭爾里帶兵往諭、凡納祖人俱還本國、不容居祖、合限十日出境、不出則殺、納祖爾人惧、乘四出雇駝、搬物、二氏人止其勿搬、戀書四處求救、盟克許助兵三千、古來作與二伦方二國各助兵二

干、皆約曰、萬勿出地、定于某日會兵、攻黙底納、凡有被侮者、人代贖、納租爾喜、復書與聖、目、愿殺、不願還鄉、聖命爾里圍其城、斷其水粮、僩二十一日、逆望救過期、俱不至、欲出降、二氏人不肯、邑老相與謀之、曰、爾二氏人、講理不勝、試兵不知、自欲抗拒、而以他人爲魚肉耶、其欲縛二氏人、獻城、納降、時穆人知其地以粟爲食、粟一株當一僕之價、聲言欲盡伐粟樹、以急其民、邑民大恐、盡縛二氏頭目、

開城納降、聖命色呈墨押令納祖入出地逆
犛得六百駝、聖諭印儘其六百駝裝載、先儘
妻子、次儘器用、除置貨財、其餘剩貨財及一
應盔甲鎧仗、駝馬牛羊、悉沒入、其二氏頭目、
及滿瓔不勝之三十人皆入爲奴、其所出地
但選懸主、與其皆發之價買者以價贖、貧無
力者諒給之、其所獲財物、盡給本邑窮民之
願發者、得金盔甲五十副、銀盔甲五百副、宿
鐵劍三百五十四口、弓箭刀劍什物無算、准

收回紫底納以色里墨守其城

八月（拉搭西那，東曆七月）○硒里于侯腮尼生

硒里長子名哈參此云大美次子名侯腮尼

此云小美一年始終生二子

十一月（迦立格爾德○，東曆閏九月）蘇爾揚三冠紫底納璽是名小蘇

以鞏之於的徵里的德里蘇遁走理立軍赤

八日還

自去年九月蘇爾揚再敗于吳侯地對穆軍

誓曰明年必決一戰古來氏日修武具巧製

炮火意在必勝、至是一歲矣會年歲荒歉、蘇祿揚不敢出兵、又恐夥人乘其荒歉而來難以拒敵、因遣納衣木墨克之勇而有謀者也、往默底納隙說利害、邀其來、納衣木至默底納、見墨道古來兵治兵利害、出兵恐不利、不出則失約要人、曰約不可失也、明日起行、諭衆士曰、能從我而有財貨者、從吾往、得千五百人、滿載貨物、沿路立市直抵百德里下營、擺市、蘇祿揚見墨來、只得領軍出迎、領二千

人、方至默鎮、粮食不給、進疑不敢進、鎮伏洼小、君為大將、不能自決行止、既出何疑、今穆人于百德里擺市大賣錢糧、具足、莫若趁此一擄、吾計窮、彼計窮矣、蘇福揚欲舉兵前進、衆兵總曰、飢腹禦敵、是投肉於獅虎也、所攜鎗砲、俱不能引進、蘇福揚自計、莫若歸師、佯傳令曰、穆〇人以奇來、不為戰也、吾兵盡歸、遂背遁、穆軍探知、然其懦、往百德里八日市畢、還師、衆士歡悅曰、不費錢糧、更得利數倍、羣

感聖人之先知而命寄云。

命宰德考定書法

先是聖人與諸家講理、問其言語、佶屈傲牙、不堪聽聞、皆詔出自古經古典、至是聖命宰德取諸經集、考古證今、刪去一切奇支異字、而一歸于中節正大之法、宰德神聰、約半月而書法定、永世無改。○天方書字、自阿丹創製、至努海二千年、無大同異、由努海之子孫分封四方、風土漸殊、形聲漸異、又二千年至

以下喇欣之世、則天下書字之形模、音聲、迥別於天方矣、毋撒世自平賫而倣王後、四方之以經營來天方者衆、語言文字攙雜混亂、初只俗習市易之變、而古經古典未有變也、迨至爾撒聖後二氏學人全以臆見用事、變亂非常、正經正典、皆雜以無識之字、改作不通之文、訓註既雜、理法亦亂、而天命聖則皆大失其綱紀矣、至是故命等篤考定之

須五諳

時求乎得人多諸盜、有遷土以酒亂事因須五諸並例八刑焉、五諸者脅諸、淫諸盜諸、酒諸刑諸也、常諸、言人生日用之常、天命五功、人倫五典及一切動止之常法也、淫諸戒淫、盜諸戒盜、酒諸戒酒、刑諸慎刑、並戒人爲非、勿罹于刑也、俱詳見典禮

例八刑

八刑者鞭、撲、徒、繫、斷、磔、劓、殺、鞭作官刑、扑作殺刑、徒作懲刑、繫作亂刑、斷作盜刑、磔作淫

刑、劓人者劓、殺人者殺、鞭四十以上、差增至百、凡飲酒、譁奸、奴賤犯盜、不及十錢之法也、扑四十以下、差減至一、凡毆人、打人、毀謗人、揚人陰隱、不勤道業者之法也、傷風壞俗者、徒出境、屢教不悛者、繫之獄、盜及十錢者、斷其右手自腕、再盜、刖其左足至踝、屢盜不止、則殺、良人犯姦、石磔于市、以石擊殺也傷人肢體者、劓其肢體、如其傷、致命者殺、謀殺者賊、良人一賊銀錢十千、婦賊一男之半、八刑有贖、

以宥以寬贖價如照、○刑法自古之律例未
世吏亂苛繁、國無定律、罪無定擬、一任執事
者臆度施行、法紀亂矣、至是乃有定制

禁酒

聖人曰、酒萬惡之餘也、在昔先民、有酒戒無
酒禁、人但知酒非穢物、不知酒爲鴆毒、能易
人之志、濁人之神、使智者戒、節者淫、信者遷、
明者暴、飲食中踰閑敗德者莫甚于酒、酒之
爲亂大矣、凡屬移民、戒毋飲酒、點滴不咨、飲

飲酒者不與爲婚、不准其証、不信其言、不問其病、不吊其死、犯酒禁、八十、輙貸常醉者不殺、輙赦○酒禁凡三事、初禁醉飲而飲者、不能不醉、次禁飲于臨政之時、而飲者不能禁、于其時、衆氏以酒爭離爲延家國、士人因酒犯病亂生、凡延于是與其主降命、大中嚴禁絕不許飲、凡于大事、養老合歡宴會賓客、一用花水蘂露之屬○或謂嶽墨爾曰、酒本潔物、飲之不醉不亂已矣、何必禁之、如是其嚴歟、

聖際曰、酒不可不痛禁也、制律不嚴、隨戒隨懈、嚴以戒之、猶恐玩法、况不嚴乎、〇智者乃愚者之師、上焉者乃下焉者之表、智者曰、吾飲酒不至醉也、愚者效之、不能不醉、是猶智者師人于醉也、上人曰、吾飲酒不至亂也、下人效之、不能不亂、是猶上人師人于亂也、酒乃滋氣欲之物、非養德性之物也、人求制氣欲而不能、况滋長之乎、聖人不因無益而害有益、故痛禁之、〇或曰、酒潔物也、何謂之穢、

日以其害道德猶汙物之襪衣也曰惟酒無量不及亂曰孰能飫亂曰微飲何得亂曰飲卽亂也天命禁人飲酒聖人禁人飲酒飲酒則是違天背聖亂孰大于是况古今來亡國亡家亡身者皆由始於微飲而終不能制酒乃資氣之物也氣得酒而長欲雖一點亦長欲漸微長而漸覺也漸積漸久爲害大矣人曰微飲無妨是何異于爲盜者自解曰盜滿貫者斷手若盜微物不及滿貫者無妨也人

皆曰微飲無妨、不知輕視教典、弛玩理法、皆從此微飲起、剛薄同教、詆謗經書、亦從此微飲起、至于叛教逆主、甘為外道、亦從此微飲起、則飲酒不特以醉為亂也、飲即亂也、

非發 右係

宋平、得男女姦、胡宰豐告發、磔之于市、○律例告姦必四証、開實其罪、然後准刑、胡宰豐一人也告之、即准刑、何也、曰是有數意、一、胡宰豐誠重人也、生平無苟言笑、其告不虛、二

朱平得素行不謹有司不能治之今發又何訊爲三此始禁之初有令必信也四姦爲萬惡首而最壞人倫故聖人深惡之深惡之故痛絕之也然此亦一時之法未可以爲常也使魏爾襲位之世有司治獄以此爲例歐墨爾禁之曰此聖世一時之事若以爲例恐後世濫用與刑反爲害于生民故後世凡告姦必立四証缺一不准

朱乎得人告誣盜兇之有積賊土兒璺盜格伲德、甲甲貯麵箱箱有虜漏、麵並箱寄于朱乎、得家、捕者因麵跡得甲、逮朱乎、得獄告于聖人、聖人神明、勘之、獲土兒璺、斷其手、土兒叛殺逃璺竟復犯盜、竄之沙目又犯匿歸黟底剎、聖命誅之、

聖[illegible]〇鄭[illegible]德氏、

鄭德字鰍毋色里璺遐士伍買葉女也賢淑多學、志不宇人、但願歸聖數年、未嘗命下、至

是有命歸之、

蘇爾勒白兵起、聖以師擊之于晉闊兒、蘇道兵順者衆

蘇爾勒白、古來氏之雄豪也、嘗嗤諸人不善用兵、二氏之人極讚其能畧、嗄古來氏人治兵、舉蘇爲將、領三千軍攻紫底納、聖聞信以歐思花掌國、領七百人迎蘇軍、至晉闊兒對陣、聖諭以天命大義、當反邪歸正、蘇亦頗解、弟爲爭勝、來不戰不休、麾兵出、聖以劍指之

呼曰、眞至矣、僞化矣、忽見逆陣反兵自殺、蘇不能支、遂隱遁、大軍盡棄什物、逃者爭顧者半、掠其軍什鐙重還、○爵閣兒山名、距點底徒若干里、其山石五色錯綜、遠視亦霞彩、故名爵閣兒、此云霞彩也、

論[illegible]釋、

蘇爾勃曰、兵無法紀、任行搶擄、到處畏之、穆兵不畏陣戰、而畏搶擄、聖人禮拜、求安、謂之畏拜、其後凡遇驚恐可怖之事、皆禮畏拜哉

拱衲焉、後世沿之、

市駞、

魯闊人善畜駞、聖命以所獲食器衣物盡易駞、召其鄉長査必兒爲駞官、解駞歸、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二

遷都五年至六年事實

遷都五年癸亥八月拾而邪東曆六月○墨里塞征木子脫勒脫氏長將立思兵犯墨里塞墨以六百士敗之將立思遊詐其眾十人俘其男婦二千人獲駝馬牛羊萬計

墨里塞并名距縣底納若干里爲木子脫勒脫討鎭之地俗尚朱乎得教鎭守哈立思愛布來氏命欲寇縣底納畜兵練士將起兵墨

人先覺領六百士、騎步各半于是月初二日出黙底納至營里塞距五里下營明日對陣、敵不支吐立思逃全軍盡伏誅其首惡十人其餘置爲俘俞順定賸價三等諒其身家品次無能者皆于墨克古來氏處貸價來贖贖價各歸俘主軍器什物載之歸軍器入庫、什物給衆財貨分賞騎兵之分倍于步

小旦里葉入教求侍納之

吟立思有女名旦里葉貞靜嫻雅、頗通古學

入囊聖教今爲酒必惕佯不愿贖愿大教僅
聖、聖以贖價與、洒必惕糾之

始式[illegible]

土净以代水净也、拜時不得水净、或病癱不
能水净則以土净代之、其法兩手撲土一撲
抹面再撲抹兩臂至肘、（）默思衆征撥戰歸
營聖就憩俄補白苑入告急拜時迫矣全軍
無水聖吁吟怨天命下以土淨代浴、全軍歡
慶歌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一時之福萬世

均之

拔士與黑子爾直戰聖爲和之拔士順

拔士與黑子爾直爲兄弟之國屢事爭戰自爲聖十一年黑子爾直入教拔士妒之然深知聖教之是而不入者不欲與黑子爾直同事也至是年拔士復與戰至於兩國父子兄弟分心異志親戚隣友爲寇仇聖由墨里塞歸所親至兩國勸息會盟于黑底納申明約法以後凡有不守約規喜事爭殺者以師討

之盡僇其男女大小、滅其國。凡能忍讓數犯而不校者、卽吾內戚、吾必衛之、主必佑之、節天之醇民也、敖士威其化、遵命入教、聖以敖士頭目咯駔褰為軍左翼、以梟子爾道頭目賽里蹬為軍右翼、于是同心共力、為聖輔焉、

刑誣

史由翼里褰師師、近懸庶納數拔而營、夜阿以舍國事由東營起車去、不知阿以舍出車也、阿以舍坐地待明、有邏士鐵伏王殿後、識

之歸、聃時及衆、衆方流言洶洶、何以舍到城、始而病、繼而鬧謗、日夜悲啼、聖慰之不已、衆慰之不已、假省親歸毋第、矢曰吾不愿見世矣非眞主無以明吾事、聖召衆訊之、得謗首旗衆罪上托典拜一子與韓納四人奉天勅各鞭八十

娶宰納卜哈哲氏女

哈哲氏、女宰納卜許字宰蔦女不愿、愿歸聖人宰蔦富衆勸之、女誓曰、財富何如德富、吾

歸德矣、衆無如何、請于聖、聖恭命娶之

十月少吐盍○東曆八月阿漢雜部征阿漢雜部各國結黨之名納祖兒氏會古來氏、以二氏結連二矣方諸國合兵

十藹以蘇福揚為總統大將軍、分七路寇黠底

先是納祖兒自本年二月祖合一敗、無面歸國、四散逃遁、或入黠克或往海北、隨處說諸回人、會兵攻黠底、納古來氏求於蘇福揚、揚以數敗辭之、二氏頭目勸之曰屢致敗者彼

强我弱也、若移會臨近諸國、共力攻之、無有不克、古來氏曰、諸國不附奈何、二氏曰、吾輩能說之、或親往、或馳書、約會洛法而西亡一朵方格喇勒古來作并祖合盤克爲七國、合兵十萬、拜蘇福揚爲七國總統大將軍、蘇初力辭、爲二氏說就之、即以七國軍爲七路、來攻默底納

開濠

逆兵信至默底納、聖諭衆士討議有法而西

人進討曰、城非險塹、難禦強悍、請環城造濠、命鄉民截細軟移居城內、家戶安置、使逆不得近城、亦免搶擄之患、聖善之、命工造濠環城二十里、周城二里、深十尺、闊四十尺、引灞澗水灌之、限六日成工、命賽里芘督之、六日濠成、益有神工云、○開濠際、遇巨石難開、諸工錘鋤俱折、告于聖人、聖人臨視良久、自取鑿具、一鑿而開、四鑿盡解、每鑿有毫光冲起、照耀四方、初鑿光中、東方一切國土帝王宮

闕見、次豎光中西方一切國土帝王宮闕見、三豎四豎南方北方一切國土帝王宮闕見、衆軍士官民遠近俱見之、宮殿若崇冠、城堵若夫平、咸駭異之曰、何由至于如是耶、問于聖人、聖人曰、遂自今而開、教自今而廣、凡所見之國土吾民必遍及也、

三發聖人會來辯理廳

蘇爾揚雖受七國統制、率兵北向、然中心慮怯、一則因屢敗不勝、一則亦知穆人不可以

兵敵乃論二氏學人曰穆罕默德以道教人必
自不言兵而輸兵向之者皆不利爾輩皆遊
古教通古學者何不與之辯理理勝者不勝
者從之不服然後施兵訓國戰有名矣二氏
對曰言理不能勝也蘇福揚曰穆罕默德生
本識字其學可知汝人以今古之學不能勝
耶對曰古經擬于野諸文章學問出於法而
西人物出于沙牧請檄三處學人來與之辯
理可必勝也蘇福揚喜遂發使馳驛往三處

請召學人復榜諭各國各地凡博通衆學能文能辯者馳驛赴行營與穆罕默德辯理一月之間聚五百餘衆皆博古通今能文善辯之人脩齊武而撒教首曰如汪葛立亞等法而西朱平得教首曰嘚德爾虎士等沙牧學人曰卜羅古代一等會議曰穆罕默德雖未識字然其爲道正大出言有方以通費錄學者二氏稱理學曰費錄鎖非若與講理必不能勝須以奇勝之可也蘇福揚曰圖之穆罕

默德無學不通、兼有神明助之、諸公當各盡所長、必吞劍利於刀劍爲佳也、會將人以性學長、法而西以文學長、沙牧人以格致之學長、蘇福揚馳書默底納界曰、七國之文武俱在、悉德言道言兵、不勝者歸勝者、盡一息爭無批回曰、言道是也、如所約、蘇福揚者選三教學人、三教學人爲一武將者選亦奇選精拔尤、以武而撒如汪、朱平得噶、得爾沙、牧卜羅古三人爲大通識、如汪爲正首、噶卜爲副首、其餘五百人

分三等、爲列士、預爲設處、距濠里許、約聖駕僉聖使附里先往、衆學多未識聖顏、遂出迎入、首次知是爾里問曰、穆罕默德胡不來、爾里曰、聖使弟子問諸公、今日之會、論兵乎、講理乎、論兵諸公不足以維陣、講理、理明當何處、必如先約、從理勝者、盡一息爭、如汪曰、壬古聖人以道明教、道理明、無有不從、爾里曰、請聽衆曰、理勝而不從之者奴、爾里曰、道莫正于千古之聖理、莫明于主降之經、諸公咸

傳聖人之敎、讀主降之經、尙有何理不明而
俟今日講耶、果有不明、不妨與僕商之、不必
聚衆臨也、蘇福揚入大聲呼曰、爾里爲害世
之雄、不知事不明理耶、十數年來人之所以
不服穆罕默德以致親族爲仇、刀兵無已者、
爲其自稱爲聖也、爲其求滅古教而另行新
教也、爲其盡革主降之經而獨行其私臆也、
只此三者、足以動天人之憤、殺之不足惜矣、
而汝不知不明、尙有說乎、爾里曰、聖之異夫

命行教化、革古從今之理、古經載之、三教學

人通知之不待乎言也、如汪曰、自阿丹首出

御世、創教垂統、歷十世而至努海、又十世而

至易卜喇欣、欣生易司哈格、格生葉而孤白

又歷三十世而至爾撒、其中爲聖爲王者萬

千、爾撒寔天地之主也、降生覺世、以爲萬聖

之總結、其後不復有聖出矣、已閱六百載于

玆、何得復有聖人、則穆罕默德之稱聖、狂也、

千古聖人或異地而出、或異時而出、或並世

治或立新法從來有盡革古教古經而獨行汝教汝經者則穆罕默德之改革妄也如此狂妄爲天地神人之所共黜者而何古經載之有爾與曰嘆噶諸公衆通古經乎不嘗爲此言未通古經乎不嘗爲此言古經載有末世聖矣信之乎如往日信有之即吾天主耶穌合也爾與曰末世聖人而認爲天主不亦謬乎引麥勒經載耶穌合乃爾撒之號在吾教爲先代之聖人汝教稱爲天地之主也

非理、今復又謂是末世之聖、不亦矛盾乎、古經載末世聖人、何名何籍、生於何地、出於何時、爲聖何年、遷徙何國、人多始畔、而終順其與穆罕黙德名籍、徵應、無不有合、則穆罕黙德爲末世聖必矣、爾撒與古經所載之名不合、爾撒生于開陽之世、與古經所載之時不合、爾撒産于沙牧、與古經所載之地不合、一切情形功業、全乎不合、而謂是末世之聖不亦幸強乎、理之不明、諸公當問諸心矣、禎得

問曰、聖人者千古一心、萬國一理、有革聖道而行聖教者乎、有廢天經而遵天命者乎、爾聖曰、廢革之道、自古有之、惟聖人能行廢革、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治、觀其時宜、行其變通、然經常大道、未或少易也、列聖廢革其小、大聖廢革其大、至于末世聖人、則繼革前古而定爲大中至正之道、垂萬世永遠、無更之模、譬如星月夜明、月光著、則星光藏、太陽出、則星月全收矣、末世聖人、太陽也、千古聖人

之道之學、全收於末世聖人之道之學矣、然則廢革、非廢革也、全歸於一道矣、穆罕默德以一道教人、其爲末世聖人、愈無疑矣、尚得謂門、前聖後聖均一道也、吾人守爾撒之教矣、今也必欲從汝聖之教、不幾前聖俱非乎、穆聖曰、前古聖人之教、異時異地、若處暗室而燃以燈也、一室一燈、千室千燈、太陽出於燈皆廢矣、得末世聖人之道而復執前古聖人之道、若處白晝而亢守于燈、雖至愚者、不

爲也又如爲國代代相承生今之代不得行前代之令未嘗以前代爲非也蘇福揚泡厲辭曰諸公徒詞費矣原約與穆罕默德講理穆罕默德至一講定矣衆皆諾欲爾默歸告諸舉人翌日聚詞費矣吾當親往約日命纔帶爾默至所約處衆舉人迎入聖祭立國首座數人名氏華如汪曰君欲盡革先聖之教有清聖人曰聖人之教不可革也吾奉主命革除異端邪說以彰聖人之教耳如汪曰

吾儕所行聖人之教也、聖人曰、自古聖人教人奉事無像之主汝輩皆奉事有像之佛則非聖人之教也、如汪曰、君亦知吾人最惡佛而凡學者、皆當以闢佛爲首務也乎、吾人所奉者天主像也、聖人曰、天主而有像乎、設像即佛也奉佛而闢佛若同浴而譏裸裎也、如汪舉三位一體之說天主無像而降生則有像略落于言、聖人曰天主而有降生乎、是與佛氏顯身度世一道也如汪面赤、語促、聖問

羅得爾曰汝輩行毋撒之教者乎對曰然曰毋撒禁人拜像拜像者殺無赦汝輩俱拜像何耶羅得爾曰祖父所遺也聖人曰祖父大乎聖人乎羅得爾無對卜羅古曰君自謂奉主明命創立新教亦有憑証乎聖人應聲曰天經憑証也卜羅古曰人人能語奚足信其爲天經聖人曰人能語者固不足爲天經天經則人所不能語也既云人人能語諸公皆天下之表宗試于天經中最短之篇能效爲

之、則其爲天經可不信、聖諭考色篇、爲天經中篇之最短者不過十數字而義蘊包廣理通三界滿座皆驚目瞪口呆蘇福揚見事不濟立身呼曰今日晏矣明日再會爾里太呼以、原約理不勝從勝者盡一悬爭諸公肯服理、則順教如不順則各歸本國各行已事、無術飛還聖人曰、吁、爾里無自拘無拘彼一任從事、歸蘇福揚請衆曰諸公不言是何謂也、衆學赧然蘇曰穆罕默德美術至吾不對時

蘇福揚深識聖道之是欲解兵去為三教學人說將就從事其七國軍兵為三教人亂撥不殺殺年默德不蹈乎默底納誓不回兵聲勢猶烈殺士亦甚畏之

注一說克而下反約殺之

自尼古來作既出兵附古來氏逐默底納留克而下守城克而下原與聖有約不助仇不附逆至是緊閉城門不欲復納古來作之兵古來作覺報古來氏使渦一來說之呼門不

開撒言訖之克而卜怒曰以吾為畏汝耶開門令人曰何為來海一曰以獻大功來也古來氏管四國兵屯于默底納二突方等三國兵屯于吳侯地共相連約不殺穆罕默德不制乎默底納誓不回兵勢若巨石擊玻璃無有不克君當審所以自處無後悔也之克而卜嘻曰生死有命信約不可失吾與穆有約矣穆為古今信德之一人天相甚良必不傷也海一百計說之之克而卜怒曰不識天時不知

人事犬豕之徒也，令逐出，海一出城，反面向城人，曰若穆不殺吾，誓為克而卜，奴信至聖人，聖人嘆曰，忠乎，佞乎，來敵之禍不小也，奸人為亂主約降，助吾人其安守候命。

災饑

時年大饑，人畜無食，災異頻見，軍旅不安，後而風大作，雷並霹然，雨後而大雨平傾營壘，飢餓至司令，罪七日無食，聖云主約降助不見影響，敵信遍至，忠貞恐，奸佞志移，

奸人叛命

時學人敎下伏賊多好、乃初時身順而忘未順者、至是見敵人勢勝、移入勢弱、恐有累于已、身家難保、互相議曰、聖云主上降助、至今無見且災雖頻仍至、主畏懼、不蒙助、反見罰矣、道不足恃也、吾人宜各自爲計避去、伺其勝負既定、再爲歸附、因是有請出兵而遁還者、有以家口不安、携往斷居者、有告急而逃亡者、有匿形而逃去者、有托病不出者、聖皆

仰之、不與白、聽其去、曰、去吾軍吉慶矣、

納恩行間

時各國連盟、勢甚昌熾、敎下群奸、叛命遠遁

抱土孤弱、聖欲試衆心堅否、諭衆曰、相持二

十四日、無見勝負、且災饑爲難、人心不定、莫

若書致二突方、多予財貨、講和息兵、二突方

去、則古來氏無所恃、可不戰而退矣、賛二度

進曰、此主命乎、聖見乎、聖人曰、吾見兩持無

味、和則兩益、賛二度曰、吁、聖人吾輩當初與

彼爲逆、不知認主、彼人不能取書一粒、緊因有往還也、今日主恩吾輩與之正道、由聖慈而得高品厚爵財貨與之、斷不可也、吾輩毫無所懼、藉善刀與劍耳、乞聖卽諭衆備兵與戰、托庇主也、聖人曰、噫、爾輩知敵之不勝、氣不可傾耶、納恩進曰、七國連盟、勢實可畏、須以計懈其志、挫其勢、則易易矣、聖人曰、計汝衆事也、吾其待命、納恩新入教、舊與古來作善、先至、古來作曰、君知今日之利害、與君來

之得失乎、古來作曰、殺穆在即、利害定矣、所
謂得失者何、願領教、納恩曰、古來氏二突方
强鄰、君其附也、今兩稱屯兵于君地、勝則肆
行擄掠、君地之財貨、均為彼有、君不能過也、
不勝亦行擄掠、棄君而去、君獨能當修單乎、
古來作憫然曰、當何處則無失、乞君教我、納
恩曰、當問二家、取數人為質、約以不掠我地、
不棄吾歸、必同力克穆、同分所獲、古來作喜
曰、善計也、遂發使于古來氏二突方諸處、請

質、立約、納恩復諸古來氏說蘇福揚曰有機密語君隱不可洩古來作書與穆有約、今應募而出、不得已也克而卜拒城向穆、古來作悔其與動、上書與穆不助來兵、應進古來氏、大人送穆聽穆存殺以爲質信請約穆軍、不殘掠其地、君宜隄防古來作爲君之內敵也、又諸二突方、亦如是言迄古來作來兩處請質、皆不與、七國通傳、皆信納恩之言、志氣皆懈、迄古來氏二突方傳檄各國進兵、俱不應、

而辭以災饉離支于是各國之軍皆思退計矣、

二木兒等七人誅

二木兒者古來氏之驍將、奉蘇福揚令領七將帶五百軍往各路攤趙進兵、并往黙底納濠邊探視虛實、二木兒乘間渡濠、逼近穆營、傍阿里提劍出、七將皆殺、五百軍俱降、願從部下、聖人曰吾無須兵盡縱之、乞扛七人尸回、聖許之

聖額主郡敵七國軍背遁蘇福揚逃歸。聖以爾

聖追獲其二氏學人。入爲奴

時穫軍望天兵不至敵信甚迫、飢饉益甚、乞于聖、聖入寺門庭額主早降天助、以慰衆心、閱三日、聞信敵人因納恩之計、志懈心移、各思解去蘇福揚屢令不行雄風亦墜、更兼連日凶風、時起營寨俱廢、人馬俱病、七軍不約而同、皆捲旗遁去、蘇福揚孤立無恃、亦暗逃歸、聖覘知、差哈底格往探之、戒勿施兵、哈往

見穌禰揚坐地烘火、欲張弓射之、因奉聖戒不敢施縱其去、聖命爾里領轄三百人、分頭追索二氏學人、七國軍不敢與抗、盡棄二氏學人去、囚盡縛歸、聖人曰汝背深機雄辨、文不能明理、武不能治兵、而爭榮食祿、蒙蔽愚蠢、寧不自羞乎、衆俱無對、聖命錄名、得四百三十九人、爲首能爭善辨、不服教化者、六十餘人、分給衆士爲奴、以賞前誓附從者、二百餘人、爲侍命驛、其餘一百六十人、種地納

丁、日若輩觀場者也、無學而爲有學、傀儡迷人多矣、

十一月○甲立、恪、厲德、東將九月古來作氏亂、克而卜投誠。平之、諜其首從九百八人

古來作、自濠征歸覺納恩之間、大懈、復撿兵脩武欲攻黙底納、知克而卜心于穆、重兵防之、壘方收兵入城、洣潞未已、指自爾哀勸降、自速、征古來作諭衆勿謝兵、吾輩天神爲汝跣附先後、四十日來解甲矣、聖可先往吾輩

以地震助之。聖無恐。聖遂諭象且勿犯禮。直至古來作城。爾里掌旗先鋒。古來作緊閉城門。城上穢言辱罵爾里。不理。直待聖人至。命軍士高呼。喻以爲教大禮。非爲圖國貲。欲行教。誡人不理。時已昏。夜移兵齊至禰哺禮督禮。忽然地震。城人大恐。俱欲降。古來作不肯。聖命勿戰。免傷兵民。守二十五日。城人困急。私請于克而卜。卜曰。三計可商。一則納款。移罕默德。眞聖人也。順其教。兩世之福。二則傾

城共出一戰、料不能勝、先自殺其弱妻幼子、免受穆人辱、三則今夜空日也、穆人必料我人不出兵、彼人安寢、乘其不意而出、可決勝、衆曰、三計皆未盡善也、降國可也、不忍殺妻子、何辜而殺之、空日出兵、必遭大敵、前議可鑑、亂法者無一利、乞君致書投誠、降回不降教、情愿輸丁納賦、克而卜、遂修書使人密啓聖人、聖人差盧巴卜招安撫勸、勿施刑虐、至古來作城中、男婦老幼遮道迎接、悲哭哀求

大覺寬宥情願投順、免刑戮也、不論首從順逆、一切挑縛拿歸縣庭、納送際盧、忽自懸、曰、吾犯聖戒、矣、復自縛見聖、聖人曰、待吾勘實其罪、彼當恕、則爾殺、彼當殺、則爾恕、教士與害眾作難、善求聖覽宥、聖人曰、可命其黨選爾的、斷之、即命教士部署爾的教士、遂次歸贊曰、聖命君斷之、知君廣行仁義也、乞從寬斷、贊曰、人呼我為贊爾的、因吾不黨也、歲至聖、聖曰、爾任斷之、對曰、容審斷之、克而卜

人為投順留為執事從克而卜者仍之海一等叛逆首從無赦其懸降者及無辜百姓盡釋還國不順教者網賊建丁聖曰叛逆首從當何罪對曰殺無赦沒其財產俘其婦女剝于璮人曰是據主命斷乎對曰然遂盡縛至鄉前後之首從凡九百餘人盧巴卜免罪即命寬而卜儋盧巴卜查其九百人財產盡沒入分給軍士一馬得二分兩馬兵得一分則是二馬兵得三分步兵僅得一分

[illegible]白[illegible][illegible]西德順

[illegible][illegible]乃古來作與納祖爾二氏中、最勝之戶、
居遊鄉不受二氏之制、見城人皆順、領宰立
合族百人、于是久投順、
[illegible][illegible]鞏[illegible][illegible]下死[illegible]阿于卒
亂于濛征時、中逆箭伏毒未痊、至是古來作
保平無事、歸寢怨金瘡逆裂、勢不能起、呼曰
主也主也、苟四方無寧、留吾與征、吾最喜爲
主道出力也、聖宰群士、坐床待息、衆皋哀聖

流涕撫鬚戚若

選侍女㗘哈納入教

朱乎得女㗘哈納閑雅、愿應聖選不從教、縱之、一日方與衆士坐次、俄聞厥聲、聖人曰、㗘哈納入教矣、蘇爾勒自來報果然

十二月

祖志后皆乾隆十月○始定朝覲爲天命

前此朝覲天房爲各人功德、至是年始以朝覲爲主命、然是年尚未能往朝、直待後年、爲遷都之七年、聖始率衆士往朝、補前失焉

遷都六年甲子〇東土自堯紀第五十一甲子爲隨仁壽四年三月勃姓而蘇族因立東歷正月〇六合洋征

六合洋小邑名距黙底納若干里、不服聖化、日事兵戎、聖以師平之、首事肯逝

省親墓

墓在六合洋之歸路、地名二十爾、聖休惕省墓、先沐浴禮二拜、悲哀良久、又禮二拜、痛哭流涕、遷延再四、乃辭退、時白里德侍、見聖啼亦啼、聖哭亦哭、聖人曰、汝何爲哭、對曰、弟子

見世尊哭也、曰爾度吾哭何爲、對曰塜中有禍罪乎、曰非也、偶有天命重任、累其教生乎、曰非也、吾母生於愚蒙之世、恐其不得主佑、禮二拜、求赦不允、又禮二拜、求赦主勅禁、約無赦、是以哭也、吁噫、自聖德汝知之、吾祖以卜喇欣不能爲父阿則而告赦、吾不能爲母阿米納告赦也、

伐阿北

阿北邑名、距默底納四十里、與賽闌接武、人

不服化聖以師伐之、畏而順、歸途牧駝于野

俄傳二𤓰方人刦聖駝去、賽里舉起追之方飲駝河邊、賽以箭射之、奪駝逃、賽復追之奪其行囊、得錦緞三十疋、攬駝歸、聖留駝錦緞

賞賚

贊詞

見大旱、我告祈雨、明晨、聖率衆士出郊禮二拜、高頌天物畢、轉面向衆、倒其衣、謂以前作後、意謂轉禍為豐也、長跪拱手祈告未已、風

雨四起、甘霖大沛、至七晝夜不止、民求晴、聖哂之曰、異哉人之性也、只欲適已之所好、不思適主之所好、不雨求雨、過雨求晴、主之應人易矣、黃功黃德、人之應主者難矣哉、復擧手祝告、未終、雨止雲開、頃有鄉人來告、城雨有餘、野雨未足、聖祝復雨、城外雨、城內晴、土民大悅、詩歌頌之、

差二不獨伐喇囋爾、獨剌殺之、平其國

喇賛爾叛于波查、集聖差爾體、自克子二不

獨領兵伐之喇閉門固守圍數日不下獨自思曰首折身危喇嚽爾必無事矣若與衆議恐不濟事乃自藏短劍潛城而入尋至其宅刺殺之次日攻城遂下官民皆順歸師面聖道其事聖人嘆曰豈非命也汝其無良矣以義殺人而以刺乎哉

十一月[illegible]聖[illegible]○東曆八月誅歐吗納奸細八人

歐吗納邑名距黙底納甚于里俗尚二氏教每以古來氏戰不勝忿欲助攻而無力至是

以計使八人來聖前佯進教欲乘間殺聖聖先覺天命有在令駝房執事幽禁不能出殺駝官斷其手足釘其目死盡盜駝去信至聖八時在阿北差二十騎追獲八人并駝歸聖命即斬備之盡去其手足釘其目懸尸城外以警遠近宰駝饗士

倭代比蠻征 哈立得兵寇黔底納不勝古來氏數請和與盟來歲朝覲

古來氏自去歲敗後諸國以次被穆軍制正

恐其禍將及已聚衆計議有欲齎兵再寇者有欲復召學人與講理者有欲待加其來宜降者首事者曰但未可兵不能勝理不能强若待其來火到薪焚不能禦也只與議和兩家無事任其來交易不相阻犯俟久後勢定再爲區處畢立得奮起曰吾覩穆軍如草芥耳願領一千兵殺穆罕默德削平默底納一月報捷如不勝請全家軍令座中凡欲戰者皆同聲和之以是月初旬起兵信至默底

綏、聖以兵迎至侯代比葉、探其兵由東路進
聖引兵由西路進、遶道其後、先斷其糧草、哈
立得見塵土後起、大驚、措手不及、孳兵乱竄
而逃、遶還鬬而部領一千軍乃古、來氏恐哈
有失、發來救援者、見哈兵雜支相議曰、穆軍
勢勇、若任其前進、毀克危矣、須盡塡其所經
處水泉、吾人歸、彼無水、不得不歸矣、二人引
敗卒、歸毀克一路、塡水泉、毀下營侯代比
哉軍士以無水告、毀聖人嘻曰、古軍蠢才、不

識天命也、拔箭一枝、命插桂井中、頃即水溢、全軍飽飲、而水無少減、古來氏敗回、探知聖人威靈如此、大驚曰是非人力也、不能敵、謝爲所敵、柰何、共議使卜鐵江往說和休兵、卜爲聖內應、見聖、聖待以禮、卜陳其和意、聖曰、和甚易也、但吾欲到燕京朝覲天房、而無阻犯、聞已、卜曰、鑾克軍民皆爲聖不平、恐與大罷不利、聖曰、吾朝覲天房天命也、彼之不平其柰我何、卜不能遏、辭曰、聖且駐軍于此待

吾歸、修備、然後請命卜歸、白之古來氏、氏慨然曰、柰何、爾亦卧從坐起曰、吾老矣、力尚少、臨弱矣、吾何強、苟能用我選兵一戰、或吾往說之、無不利也、古來氏曰、戰不可也、災民害地、喪財、皆爲其所有矣、願君速往、善爲說之、俾其不來邇國、皆感也、爾亦卧求侯代北葉見聖、曰、君之爲聖眞乎、當識天命、不當勉強從事、僞乎、當自退、不當以欺僞、貽天罰、天下、順逆以時、君何遠也、聖人曰、吾奉天討以化

群迷、但欲明正去邪使民心歸于一、非遠也完吾責也。卧曰、以道教人兵戎何用、聖人曰詠不服而肆强狠者、爾立卧曰曾見穆軍多怨、逃竄四方、則順君者、亦勉强從事也、袻白克從旁喝曰、逆者姦黨也、爾立卧曰此何人也、曰、袻白克、曰何多言、袻白克曰若不因爾爲吾故、犢汝殺汝也、卧笑舉手迎聖、欲攬其鬚、穆愛勒待側、怒、劍斬其手、卧急縮腕、皮已破血流、曰此何人、曰穆愛勒、卧曰吾爲說

來也、胡爲施其術、自克曰、來者不善也、將爾
立卧見衆徒侍奉聖人禮貌恭敬、聖痰唾、弟
子以手接之、抹塗手面、沐浴則爭分其水、返
浴刷身、言則恭默靜聽、命事則爭相服從、嘻
噫呵欠、必背面潛伏、並未有敢向其宮墻射
箭者、暗驚曰、帝王之巍尊、不過是也、歸語衆
曰、穆不可說也、更不可戰也、其尊巍有如此、
其福德有如此、克那納曰、吮頭不斷、是劍不
利也、吾往說之、聖人先覺、諭衆曰、克那納來

矣、其人極敬朝覲人、可趕駝牛向之、皆披幅
高誦應辟、迎之、克郡納一見大驚曰、蘇卜哈
關喇吸、驚異呼主之辭朝覲人也、不可遏、馳歸語古
木氏曰、穆爲朝覲來也、其可止乎、噩克爾號
之曰、闘勢則不必言、道吾往説之、纔近穆營、
即生畏懼、必盟諭衆曰、噩克爾歸人也、召
入、曰何爲來、對曰、請君回兵、兩無戰爭、兩均
得利、誰爲先陣、天罰先之、聖人曰、吾奉主命
朝覲、業已至此、不能空返、克曰、既請息兵、則

兩無侵犯、各守其國、若言朝覲、則是君先犯我矣、聖人曰、朝覲天命善功也、天下人之朝天下人覲之、胡云犯、克曰朝覲固爲善功、君若獨往、不利於君、若携兵、不利於國、善非善矣、聖人曰、汝無亂若無亂也、俄報蘇海勒至、聖人曰、事易矣、蘇海立云易矣方命入、蘇入拜、下泣曰、君爲天差聖人、弟子知之、信之、柰何衆人不服、而干戈、而口舌、古來氏諸長、再三致意、懇乞世尊、允其和息爭、此兩國無侵無犯、乞

聖經師一年、明歲及期、恭詣聖闕朝覲、如歸
故用墨克文武上下、虔迎天旌、如爽約聽聖
施行天罰、聖人審其求、論曰、汝之麥善且如
汝等、立盟券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價大[illegible][illegible]、不可許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人、前離予誡、因有天助在彼、不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汝[illegible][illegible]、欲和息、則就此讓我朝
[illegible]天、然後歸師、不則只須我一人、即可剿
平靈克其留、天旁若擒靡劉國樞、汝輩兵民大
不利也、蘇麻海立跪地、不起、哀乞於聖、聖曰、爾

爾里有天命也無疑、卽命爾里寫約書、先書主名、次書聖號真主欽差、蘇海立乞曰、且存聖號、不可真主欽差、但曰爾卜都喇希子穆罕默德旦、聖但是最易也、命爾里改書、爾里稟曰、前字何敢擦聖號而呼聖父名、聖人乃取筆、自擦自書曰、此乃爾卜都喇希子穆罕默德之所也（史臣曰聖人生未讀書而却無學不通生不識字而却無爻不爽且能文能書而得法之妙今古莫及亦謂之一端也）蘇海立請曰、既蒙聖允和息、爲兩世、爾軍被俘之人、俱各退還、

以見聖恩允息之意、將堂下有人牽俘犂遞、
望曰、何罪、對曰、古來氏新入俘、蘇游立請曰、
天主從此一人、即乞釋還、聖命釋別俘、大叫
曰、吾儕尸設得出、在墨克即欲願效、因畏彼
不救、今反遭俘、以此人數、不願還、但望墨克
爾上前謝之、惟命從墨克爾去、民皆泣曰、吾
儕惟在遊營、背叛遊毋寧死、不從、聖恕之、竟
解縛、民得救、旁人劍、將墨克爾斬之、蘇游立
驚曰、方與約而殺人、其約信乎、歐墨爾從旁

曰、吾人視逆奴、如癩狗、殺之何惜、聖慈蘇海
立刑曰、駁得人爾族、而從我教則可兩解矣、蘇
曰、喀克爾之血、亦何異、曰皮得拯之、蘇無可
如何、只得依從、持約書回國、古來氏衆頭目、
書名畫押、蘇復來、俟代比葉呈覽過、聖亦畫
押付務蘇、回還克聖乃料理回師歐墨爾進
曰、喇世尊、與天差也乎、聖曰然、曰吾爲眞道、
逆爲僞逆乎、曰然、曰與之盟約、不亦等乎、允
其和、而明歲朝覲、不亦懦乎、朝覲主命也、而

緩之、不亦因人而愈主命乎、眞與僞何別、聖人曰、吾主差也、無動不由主命來也、戰也和也、論也、汝以吾爲自由乎、吾其在主兩指間也、朝覲爲主命、未限于今歲今日也、彼求和、作主命、請從之、是以允之也、歐羅爾出語補自克勒曰、天差之事、吾輩何能逆議、但順之而已矣、時衆士俱欲卽日到羅克、一則不無故主之恩、一則卯其弱、殺之之易、朝房其便也、但服戒不開、命三下、如故、聖問于賽里墨

墨對曰、為仁由已身當先之聖曰、諾、遂出宰
駝、剃頭、釋戒衆不能執以次遵行釋戒歸師、
額特卜納錫爾順錫、大瀚歲聚
聖還歸默底納時額卜納錐爾自墨克潛逃
來聖人發吉、來氏登、遂發二騎追至、聖命納
錐爾喇嘛華克錐爾日、居墨克則不能奉教、
索、何、聖曰道在心行在身、他人如爾何屈就
隨時、吾將入墨克爾禁一家矣、納錐爾隨二
使歸、遂大亂立侯來捕召地納錐爾謂其使曰

汝劍美乎乞借一看使拔劍與之遂彼殺一使驚逃奔至默底納愬于聖納錐爾亦還曰約全矣主俾吾脫聖人曰如是則古來氏以吾爲損約也我欲正爾罪傷爾來意汝當自處納錐逃入海濱歷德在顯克聞之亦逃來海濱聞之以漸多人陰服聖教而惡居顯克皆俱來附之聚成一大聚落推納錐爾爲長其後古來氏商賈經此即截殺奪其財貨古來氏愬于聖人聖召納錐爾諭以信約名

分、大申嚴禁、自此不復相擾

十二月。祖立石碑東居十月○造印寶

時聖敎遠播天下、萬國咸知天方聖人致明道正、然而服時不一、服者或因敎而化、或聞風而嚮、或稽古典、信其爲末世之聖而歸之、時者或執祖敎、守舊不更、或强項不服、反欲攻聖、或愚迷不省、涸于風俗、聖受主命遣士持書、往發于遠近諸國、故造印寶以信之、時有奸逆欲攪亂聖道、假聖旨訓禮各國、事皆

與聖道相反、故聖造印寶、主持旨傳之先
賢日假孩底慝之作、多始於此
[illegible]主教依六國○令退下教于醫士格斯斯
[illegible]
[illegible]下奉聖旨到靈古格思其王命使由運、
是日王觀視甚恭盥沐焚香讀聖旨並口語
一[illegible]君爲末世之聖吾負信者爲天主之
[illegible]值吾守祖教不能改也遂修謝表遣使賚
貢物美女四名騾一匹驢一頭水旱利涉日數百里聖

邦之曰、彼賤道吾愛物耶、歐墨爾進曰、譯地之物、納而不受、對給賤役、亦以示鄙、其所重可也、墨然之、

紀馬里葉

貴女有名馬里葉者、泣曰、賤婢始生、父母感異夢、卜曰、將爲聖侍、婢離家國時、卽立愿侍聖矣、聖不允、俄而命下人之列婢

杜瀛涯教于爵爵家王、灤墩墨遜爲頌讚之

先是爵爵王名喜而革、國號改朔、夏割損人

勝國、大變、問下諸臣不解、對曰割損人、朱乎得也、皆服王化、可維慮若離其畔、必盡殺之、忽有人自北塞來、又一人自阿爾壁來、俱報阿爾壁有新文一人自捕天盖、民衆悉稱之爲聖人、多國爲爭皆畏、順效之命、剝其衣、驗其爲割損者、問以教事不聽、殺之、巡幸沙甲康清寧宮、命官沙日翁訪割損人時、頷下從親因與聖盟謝事經營沙日被獲解至清寧宮、王曰、汝割損者乎、對曰然、曰何處人

氏對曰、靈堯曰何氏、對曰古來氏十七代孫、
額卜蘇禰揚也、行何教、對曰、朱乎得、王曰、汝
國有人自稱天差乎、對曰、阿禰德子穆罕默
德也、曰其世族何由、以何爲教、須直言無隱、
直言禰兩世榮偏謬者兩世辱、蘇禰揚對曰、
不忌機慮、敢爲直言、穆罕默德乃古來氏之
齋將軍之會孫、爾卜度穆托吏部之嫡孫、爾
禰德之末子也、生而靈異、天神呵護、自初生
至少壯、多見奇徵異跡、國人無不敬愛之在

腹父亡生七歲毋亡、養于祖八歲祖亡、養于
叔額卜它吏部二十五歲國女主哈底徹通
古經知其將爲聖人求婚娶之至四十歲天
神傳命爲聖與教、哈底徹深識其事首先奉
教并傳國人奉教國人不信、嫉而惱惡、繼而
譏呼終而執恨、爭殺至於宗族皆欲撲殺恐
其合滅門稱逃、穆罕默德忍辱厲節十餘年、
聞其教者幾半國、吾兩教頭領朱乎得武爾
撒腹謀害之、穆得神覺皆避免至某年偕還

點底納、納民、欲服其教、奉爲國主、爲君爲師、挈兵専伐、各國與之爭敵者、俱授首、或將及于上國矣、王嘻曰、吾國但言道德、不畏兵武、若果道與美盛、吾必傾國從之、若以兵來、必不得全股歸故土也、且問以何爲教、對曰、禁革一切佛像、獨奉無像眞主、刪訂古典、重立教門、王曰、果如是、則是古教也、古教從不拜像也、其素行如何、對曰、端謹誠悌、言與行篤、忠恕慈愛、聯親睦族、和隣信友、生平無一可

謂威王曰若是則真聖人也國人胡爲不順
對曰有三故氣忿也臉面也執祖教也王曰
辭于斯三者何居蘇禰揚色變但曰臣心信
久矣倘來服教也王動容曰得真如拾寶
不移時刻卿生于其地長于其時所見如此
而不順教必與有私也吾若得其人必讓國
矣蘇禰揚出語人曰不料穆罕默德之事如
此大也帝王敬之畏之未幾杜海淮賚聖旨
至王讀訖曰奉天開教真主欽差穆罕默

德奉書萬國元尊爵賢王前、色喇目、在從正道之人者、竊以民道在君、從正去邪、君道之首務、凡屬有像、皆屬虛邪、粵自爾撒聖後、六百年未有聖人出、天下沉遂于異端邪說、不復知有正道矣、至正之道、不拜有像、獨奉真主、吾受真主明命、掃除異端、闡明正學、遵吾命、即遵真主之命、奉吾教、即奉千古聖人之教、爾撒非主、實為聖人、爾撒非死、實生居天上、從今廢去爾撒為主之說、盡焚天主聖母、

故一切神鬼水陸之像、遵從真教獨奉真主、其餘之王者如心衆、廢其身心正則身無不正、正則家國慶、兩世榮、王讀畢以手加額傳繙譯曰、天堂果真、教道果正、吾必親謁其門、即階請益、遂遣使齎表并方物與俱、杜海運歸國、不多日、復遣使賚王旨來、乃聖教須一篇、凡二千字

二部都教於啓思喇、啓思王約耶滿王、會征默底納、啓思王子弑父立國、約耶滿王同歸聖教

諭西諸國順

賽恩王自其父子爲聖三年遣神擊死、因不服聖教、故懷恨不平、毎欲與兵寇聖而未逮、至是兵强將勇、方欲起兵、謀臣諫曰不可、現今穆兵甚勝、攻之者無一利、待時爲之、俄傳二部都奉旨、至旨意與前旨相似、王讀畢大怒碎旨、逐二部都、遂遣使移書耶滿王、會兩國兵征穆時、耶滿乃把藏掌國仁愛得人、不得已應約、募綴其行、先差把奴莱往默底衛

觀其消息、說聖偃兵息爭、仍行古教、聖先蠻
孖大問其來意、把奴陳其兩國利害、會兵伐
黑底網、聖人哂之曰、吾以道勝、不畏兵也、啓
忌王父不順主命、棄逆主、愆後人、不服兵能
勝主乎、汝歸告汝王、順主者昌、逆主者亡、吾
代主行教者也、順吾即順主、逆吾即逆主、把
奴回、啓忌王盡教民剃髮留髮爲號、將與君
敵、不其立也、聖人曰、吾奉主命、教吾民剃髮
留髮、將使天下共遵是式也、言際報至啓忌

喇王子施而威、叔父坐位、與耶滿王會盟、投順聖教、暨嫂然、良久諭把奴曰施而威以無道而易有道、聽主之罰、汝歸告汝王若果投順、即俾爾世王耶滿諸國、賜把奴金鑲銀帶一條、外附貢物把奴歸述之王、王曰真聖人也、其時施而威君亦到、署曰父王為國數年、賢良殺盡、今被天誅、吾當護國聞之穆罕黙德奉天闢教、闢異懲邪、吾黨理宜順天從正、今與王會盟統率臣民歸附聖教、其先父王旨意

存之可也。耶蘇王得書喜曰、法而西得施而
威王、道國得慈母矣、吾與施得順聖教、冥行
得日光矣、遂連表答謝聖教、表畧曰、法而西
掌國施而威統率法而西所屬十六國王臣
庶民歸服聖教、耶蘇掌國把藏、掌耶蘇所屬
八國土臣庶歸服聖教、各有方物貢獻、聖
帝多祿分往諸國、傳授教法、以把藏世襲耶
蘇諸國王施而威世襲、法而西諸國王施而
威以教父得位大赦經壇、施貧謝罪、

爾穆立教於納查氏納查王順遣子率六百人請歸依納謝聖教貢方物

納查氏自昔爻王早知聖人將出願望助教未獲而崩遺諭子孫俟聖人出必從必信迨其子立位探知聖事因國務不暇領畧至是探知爾穆立賫聖旨至親率百官出郊迎接先奉聖旨覩面盥存跪地開讀讀畢痛哭流涕遂當爾穆立沐浴易服潔誠入教修答表整方物遣長子率文臣六百人送爾穆立歸

默底納謝聖教、

叔查爾斯于哈立思哈立思時教講傳寺王欽縣

底納王不可哈厚賓聖饒歸

叔查爾奉聖旨到哈立思哈為替將屬國時、

將替王攻奪西巡哈為領辦行宮供應、自韓

將至耶利亞例請講堂往走不遇叔寓錯驛、驛官

某問其來意、叔答意為行教、某曰以何為教、叔

曰禁止異端、奉行眞道、某曰異端之教塞滿

天下矣、難能禁止、叔曰六百年未有聖人出、

矣、今穆罕默德奉眞主明命、草除異端也、某泣下曰、穆罕默德吾知其爲聖人矣、其教吾知其爲正教矣、嘗讀引支勒經、其中所載、聖德無有不應、吾亦歸依之、但恨爲人役、不能謁聖、國觀光也、居數日、哈立思歸召叔查爾讃聖、台大怒、擲地曰、欲我服教、吾必足踏其頭、天下爲教者不一、吾奉曾密君行祖父教、胡爲從爾異國教耶、拘叔查爾於禁、表上曾密請兵伐默底納、誅穆罕默德、曾密王降旨、

彼之日穆罕默德真天差聖人也道明教正
不可復宜易爾志廢爾教從吾命一體順之
恰得其旨遂出叔查爾於禁而禮貌之供應
頗厚復賚金帛衣襖貂狐皮珊瑚樹等依王
旨各書遣使送叔歸
擺里突致于厄德德王敬不順顧歲貢却之厄
德于崩子某立率臣民順教
但德乃有才智之君也理政治民俱盡法但
不能容物一絲之賞一鞭之罰必操斷于己

事不勝其煩而官不攝任、故焦勞終日、而民糊多不得其所、聞教、賫聖旨到、命使迎之、登殿聞讀、甚悦、曰、吾深知聖道之眞、爲教之正、一切禮法、無不盡美盡善、但我爲民主、四境畏之、一旦順教、爲人恥笑、必欲我奉教、須割國土之半與我、且使四方知聖道之眞、而我國之强、所取益也、厚賫數里突遣使、以方物送歸、聖覺答表酬之、曰、以國易道者有也、未聞以道易國者、邦其貢、賞其使、未幾扈德王

册子某立率臣民上表順教聖人嘆曰敬思

㖿乎施而威乎

敖士犯誓聖給麥罰贖

敖士出要旣誓復悔告于聖人聖人曰旣誓則灘衙無及夫嫁要訴有孔子無贅聖人曰傳命俄僕夫勑傳命稱僕作詞告曰無僕命日謨[illegible]三月告病不能齋命曰食貧六十人告魃聖人曰天命不可貸也乃給之麥誨食六十人者敖以給貧

是年汝母曾馬尼卒

聖后阿以舍之母也、曾馬尼其名、汝母其字、爲阿米爾之女、自歸禰白克、虔奉聖教、敬持五功、壽夭盡禮、爲通國母德師、時稱汝母、尊之也、是年以無病而卒、安泰如寢、顏色如故、凡、射大見者異之、衆乞聖親下其墳、聖解衿諭衆曰、欲知仙女之容、觀此可知、益其德貌不凡也、

是年額補胡咪勒入教

額補胡咪勒、系彭士氏、行朱乎得教、原名二卜度山士字勁卜厄士臥的、從聖教後、致賜令號、或謂之曰、胡咪勒小猫也、胡以爲號曰、吾少牧羊、嘗攜小猫爲戲、人呼我爲小猫、及迨入聖教、常侍聖座、日久不離、有如小猫依笑者、聖即以小名呼之、當其未入教前、嘗從敖士來聖前、見聖道尊德盛、即欲入教、而朱乎得學人、羈之、後敖士入教、爲罰誓事感動多人、順教、因來投聖入教焉○額補胡咪勒

爲聖門記事之首推賞乞璽爲祖、能記聖所一藏吹之命納箱中斷取啖之不得窺覩可至終身取之不竟嘗啖嘗記不忘傳曰胡味勤習聖學五藏曰二藏可以語人餘三藏不可以語人語必遭天譴或問曰君之所傳聖語多衆士所未聞曰遐士務經營輔士務歷攻吾爲陛臣也侍聖座一息不離故所記聖人之言行獨悉或曰君所傳聖語盡真乎曰然曰盡宜遵乎曰否吾不敢盡傳所聞者恐

得罪吾不敢盡遵所聞者恐失宜聖人曰噫

額禰胡咪勒衆人之所好爾獨異何也對曰

弟子惜才不惜財求明不求名愛學不愛樂

也

卷之十二終